

Name: 潘敬鏗

Country: 香港

當心上路

「明天上路小心了。」千萬個不解。

難道香港已走到如常出門都要舉頭恐天降巨石的地步？

雖然法律情理上保護得了人身安全，實際面對不能理解的罪惡，還是軟弱無力。

「我不明白要小心甚麼，我做錯了？」語氣像是踏上了舞台，這人明顯意氣用事，在鬥氣。

「不表態就是支持，用得著表態就是造反了。維護市民安全的口號不適用於你身上。」看來他的著緊不是為了反諷這個振振有詞的人激進而來。

「他們的部署跟上次對戰野蠻的韓國農民可差不了多少。」

「打從一開始他們所說的「市民」老早就乖乖在家中等看大戲，路上街旁可還冷清得很，要保護誰，是不解之迷。」

「你又會想到自己推測可以像劇本般準確嗎？不是，是彷彿依照劇本而行。」語音未落，卻又歸來。

「雖未至於這般誇張，但我彷彿看見他們於飯桌上指手劃腳，酒杯相碰，譏笑之聲不絕於耳。」

「靠左，他們來不及，已是自毀長城，為著下次選戰，甚或是為黨派前途著想，未說到歸邊，也要放軟堅定不掘的腰板吧。」

「其實劇情都是老調子的大戲。」

本來還只想提醒他要小心保護自己的人，現在都一臉倦容，想著難道支持民主的人都那麼長氣的？議會效率豈不是大衰退。

耳孔正要合上之時，他又來了。

「．．．黨派的基本方針是尊重民意，轉向可不能來得太突然，且要有改變立場的原因，一切都是伺機而動，雖然終歸都是出賣。」

「當然，政府明白要他們轉向，也要給他們一點甜頭，稍稍鬆章接受那個半點沒有挑戰自己讓步底線，則與原方案差別不大的方案，才能表面上幹得合情合理。雖然做法不得民心，但民心老早就薄如輕煙，要說理虧也是吃力不討好、左右都沾不上邊的黨派，政府可笑得合不上口。」

「如今轉向的一切準備也圓滿齊備了，一個個出賣香港人的議員也排列好等待魚貫入場當他們第一次的舉手機器，或許試過就欲罷不能。」

「他們以文明的手法作出如此野蠻的行為，還是議事規則，而我們在外，則以說話便等於「暴力」的野蠻行徑爭取文明，若再來一次掃蕩，結果也只是國際笑話，傷是有心人的精神與心靈。」

彷彿未有換氣於其中的話語隨此人兩頰都泛紅了而落幕。

「最後也是唯一的一句：總之你明天小心一點。」

「當然，處子是無資格捨命決鬥的，我也是冷靜自私的，我會保護自己，要說小心，應該對明天轉向的人說罷。」

誰也知道香港沒有激進的人，只有半點音量也容不下的人。

「奈何他們眼中，貓虎難辨，寧先殺而快。你也是小心罷。」

平成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 水曜日。

午前十二時三十八分。

Source link:

<http://kprotein.xanga.com/729066635/%e7%95%b6%e5%bf%83%e4%b8%8a%e8%b7%af/>